

● 新编 历史小说

二十六史通俗演义

皖南舒屋山人 编纂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● 新编 历史小说

二十六史通俗演义

皖南舒屋山人 编纂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统中原未能混一

词曰：检尽残编并断简，细数兴亡，总是英雄汉。物有无穷常有限，到头落得空长叹。富贵荣华春过眼，汉主长陵，霸王乌江岸。早悟夜筵终有散，当初睹甚英雄汉。

却说宋太祖姓赵名匡胤，涿郡人。今北直顺天府涿州是也。高祖眺，为唐幽都令。曾祖珙，为唐御史中丞。祖敬，为涿州刺史。父弘殷，为周检校司徒、岳州防御使。弘殷娶杜氏，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，经宿不散，人谓之香孩儿营。及长，容貌雄伟，器度豁如，识者知其非常人。累官殿前都指挥使，掌军政，数立大功，人望归之。周世宗尝于文书囊中，得长三尺余木，题云：“点检作天子。”时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，命匡胤代之。及恭帝宗训立，加检校太尉，领归德节度使。时主少国疑，中外密戴匡胤，陈桥兵变，遂代周而有天下。以火德王，都汴京，立七庙。追帝其祖考。增葺学宫，塑先圣先贤象，自为赞书于孔颜端座，于是臣庶始贵学。以范质、王溥同平章事。质等自以周朝旧臣，稍存形迹，且惮宋主英睿，乃请用札子，各疏其事而取旨，上从之，后世用札子奏事始此。

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会北汉伐宋，宋击破之，筠自焚死。淮

南节度使李重进复起兵反，宋击破之，进亦自焚。太祖谓赵普曰：“天下自唐李以来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，十三君，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其故何也？”普对曰：“此无他，方镇之权太重，君弱臣强而已，宜制其钱谷，收其甲兵，则天下自安矣！”太祖大悟。一日因晚朝，与石守信等饮酒酣，屏左右谓曰：“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。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，朕终夕未尝安枕也。”守信等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今天命已定，谁敢异心？”太祖曰：“卿等固然，如麾下欲富贵何！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不可得矣。”守信等泣谢曰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，愿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路。”太祖曰：“人生如白驹之过隙，所以图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银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之业，多买歌儿舞女，日夕饮酒为欢，以终其天年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喜乎？”守信等皆谢曰：“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谓生死而骨肉也。”明日皆称病，乞罢典兵，赐赉甚厚，唯石守信兼职如故，其实兵权不在也。其诸州守土官，帝用赵普谋，或因其卒，或因迁徙致仕，皆以文臣代之。又令各州诸节镇，得自奏事，不属诸藩，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。以吕余庆参知政事，诏百官以次转对，指陈时政得失。事关急切者，许非时上章奏闻。诏举孝弟力田，奇材异能，文武可用者。

太祖朝杜太后于殿上，群臣称贺。太后愀然不乐，左右异之。太后曰：“吾闻为君难，若治得其道，则此位可尊。苟或失驭，则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”太祖再拜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及杜太后疾革，召赵普入受命，谓宋主曰：“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”宋主曰：“正由祖考及太后之积庆耳。”太后曰：“不然，由周世宗以幼儿主天下，故汝其得至此，汝万岁后，当传位光义，光义传

光美，光美传德昭，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宋主泣曰：“敢不如教！”后顾谓赵普曰：“尔同记吾言，不可违也。”普即就榻而为约誓书，于纸尾署曰：“臣普记。”藏之金匱，命谨密宫人掌之。太后遂殂。

帝遣慕容延钊、李处耘伐荆南，并袭南平。南平高继冲、荆南周保权俱降，湘湖悉平。命王全斌等伐蜀，蜀主孟昶降。全斌在蜀，纵部下淫掠子女，夺取财物，蜀人苦之，遂作乱。曹彬招慰击破之，两川遂定。是役也，惟刘光义、刘廷让廉谨，曹彬能戢下，上优赏之。使潘美将兵伐南汉，克广州。南汉主刘铨降，两广悉定。帝遣使谕江南国主入朝，不至，遣曹彬将兵十万伐之，将行，帝戒之曰：“江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务广威信，使自归顺，不须急击也。”且以剑授彬曰：“副将而下，不用命者斩之。”潘美等皆失色。自王全斌平蜀，多杀人，上每恨之。彬性仁厚，故专任焉。彬克江南，振旅而还。封江南主李煜为违命侯，彬归自江南，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。阁门进榜子云：“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。”时人嘉其不伐。以上削平诸国事迹，各见上回诸国，下不赘。诸国既平，吴越大惧，遣使纳赂于赵普。初，帝每微行，屡幸赵普家，相与谋事甚密。至是，帝又幸其第，会吴越所遣使适到，致书于赵普，及海物十瓶，置于庑下。未及发而帝至，仓卒不暇屏，帝顾问何物，普以实对。帝曰：“海物必佳。”即命启之，皆瓜子金也。普惶恐谢曰：“臣未发书，实不知。”上曰：“第受之，彼谓国家事，皆由汝书生辈尔。”普不自安，遂求罢政。又上表于帝，乞遵太后遗诏，传位晋王光义，帝手封其表，藏之宫中。

宋都东京开封府汴梁，而以洛阳河南府为西京，帝如西京，遂封其父宣祖墓安陵，祭天地于当郊，都民垂白者相谓曰：“我辈少经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。”天子仪卫有泣下者。帝欲留

都洛阳，群臣咸谏，弗听。晋王光义言其非便，帝曰：“迁河南未已，终当居长安耳。”光义问其故，帝曰：“吾欲西迁，据山河之胜，以去冗兵。”光义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”力请还汴，帝不得已，从之。因叹曰：“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尽矣。”遂还东京。五星聚奎，窦俨曰：“天下自此太平，文明自此日盛矣。”帝友爱光义，数幸其第，恩礼甚厚。光义尝有疾，亲为灼艾，光义觉痛，帝亦取艾自炙，以分其痛。帝元配贺氏早卒，继王氏，又宋氏。宋氏欲立皇子德芳，十月壬子，夜大雪，帝召晋王光义，属以后事，宦官宫妾悉屏之，左右皆不得闻，但遥见烛影下，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，既而帝引玉斧戳地曰：“好为之。”俄而帝崩，在位十七年，寿五十岁。

帝仁孝豁达，质任自然，不事矫饰，宫中韦帘，缘用青布，常服之衣，浣濯至再，性严重寡言。独喜观书，虽在军中，手不释卷。闻人有奇书，不吝千金购之。尝读二典，叹曰：“尧舜之世，四凶之罪，止于投窜，何近代法网之密耶？”于是立法，鞭朴不行于殿陛，骂辱不及于公卿，臣下除谋反外，不得诛戮。故臣下得以有为。而忠君爱国之心，油然而兴矣。帝既崩，弟晋王光义立，是为太宗，更名皋。吴越王钱俶来朝，上留之不遣，俶惧，尽献其地，封俶为淮海国王。上遣潘美等分道伐北汉，又自将继之。辽遣使来言曰：“何名而伐汉也？”帝曰：“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，若北朝不援，和约如故；不然，惟有战耳！”潘美等屡败北汉兵，北汉求救于辽，辽遣兵赴之，潘美等大败辽师，尽锐以攻北汉，北汉主出降。帝发太原，遂伐辽，辽将多降。辽耶律学古守燕，悉力御宋，不能支。辽主遣耶律休哥救燕，帝与辽将耶律沙大战于高粱河，沙败，将遁，休哥兵适至，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以进。复战，帝大败，急乘驴车走免，自是辽好遂绝。太祖适子德昭，从帝攻太原，军中尝夜惊，不

知帝所在。有谋立德昭者，帝不悦。及还，以北征不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赏，德昭以为言。帝大怒曰：“待汝自为之，赏未晚也。”德昭退而自刎。帝闻之惊悔，往抱其尸，哭曰：“痴儿何至此耶？”追封魏王。北汉既平，天下复归一统，惟契丹内据河北幽、蓟之地，宋师取之，屡败不能克复，天下非复汉唐之旧矣。

赵普奉朝请者累年，卢多逊益毁之，谓普初无立上意，普郁郁不得志，会晋邸旧僚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，将有阴谋窃发。帝疑以问普，普因言愿备枢轴，以察奸变，且自陈曰：“臣忝旧臣，为权幸所沮。”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，及前朝上表等事。帝发金匱，得誓书，及览普前表，因召见，谓曰：“人谁无过，朕不待五十，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。”乃拜普为司徒，兼侍中。初，昭宪太后遗命，太祖传位于帝，帝传廷美，美传太祖子德昭。及德昭不得其死，德芳相继夭歿，廷美始不自安。柴禹锡因上变以摇之，帝意不决，召赵普谕以太后遗旨。普对曰：“太祖已误，陛下岂容再误。”廷美遂得罪，卢多逊得贬窜，赵普复相，廷美竟以忧卒。帝长子元佐，少聪警，貌类帝，帝钟爱之。廷美迁房州，元佐尝力救。及廷美死，遂发狂疾。会重九，召诸王宴射苑中，元佐以新瘥不预。及诸王宴归，暮过元佐，元佐恚曰：“若等待上宴，我独不预，是弃我也。”因发愤被酒，夜纵火焚其宫，帝大怒，废为庶人。赵普免相，以吕蒙正参知政事。初入朝堂。有朝士指之曰：“此子亦参政耶？”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。同列不能平，诘其姓名，蒙正遽止之曰：“若一知其姓名，恐一时不能忘情，不若弗知之为愈。”时人服其量。夏州李继迁作乱，契丹封继迁为夏王，后鼎立为夏国。详见下回。

帝在位日久，储贰未立，寇准自凤翔召还，入见，帝曰：“朕诸子孰可付神器者？”准对曰：“知子莫若父，惟陛下择所以

副天下望者。”帝曰：“寿王可乎？”准曰：“圣虑既以为可，愿即决定。”于是立寿王元保为太子，更名恒，以寇准参知政事，以吕端平章事。初，帝欲相端，或曰：“端为人糊涂。”帝曰：“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。”决意用之。帝不豫，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谋立故太子楚王元佐。宰相吕端问疾禁中，见太子不在傍，疑有变，乃以笏书大“渐”字，令亲密吏趋召太子入侍。帝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寿五十九岁。皇后令继恩召端议所立，端知有变，即给继恩，使入书阁锁之。亟入宫，后问端曰：“宫车已晏驾，立嗣以长顺也，今将何如？”端曰：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，今始弃天下，岂可遽违命，有异议耶。”后默然，乃奉太子即位。太宗仁恕恭俭，爱民下士，性无他好，惟喜读书，而李昉、吕蒙正、张齐贤、吕端、寇准、李沆、向敏中等，相继登用，足称守成之令主。然而金匱淪盟，背母负兄，一弟二侄，俱不得其死，后世不能无憾。太子既立，是为真宗，垂帘引见群臣，吕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请卷帘，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焉。及吕端以疾免，以寇准平章事。

初，夏李继迁作乱，叛服不常。其降也，赐姓名为赵保吉。时赵保吉死，子德明立，曹玮上书：“继迁擅据河南北二十年，今出其不意，擒德明送关下。复河西为郡县，此其时也。帝以恩致德明，下诏招抚之。德明使中国有西顾之忧，若乘其国危子弱，不即扑灭，后复强盛，不可制矣，愿假臣精兵。”寇准不发，饮笑自若，帝闻之大骇，以问准，准对曰：“陛下欲了此，不过五日，愿驾幸澶州。”帝降于辽。辽册立德明为西平王，辽主隆绪大举入寇，边事告急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惧，寇难之，欲还内，准请毋还，而速议行，毕士安力劝，帝如准所请。王钦若，临江人，请帝幸金陵，陈尧叟，阆州人，请帝幸成都。准

曰：“陛下神武，将臣协和，大驾亲征，敌当自遁，不然，出奇以挠其谋，坚守以老其师，我得胜算矣。若弃宗庙幸他方，示之以弱，敌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耶！”帝乃决策幸澶州，二人由是怨准。帝废京师，准以钦若多智，惧其妄有关说，疑沮大事，出钦若知天雄军。契丹至城下，钦若束手无策，闭门修斋诵经而已。帝次于澶州，契丹大将萧挾览出视地形。宋威武军头张环守床子弩，发矢射死萧挾览，契丹主大惧，欲引去。而宋师数十万方至，帝至澶州南城，望见契丹军势甚盛，群臣请驻蹕。寇准固请车驾渡河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诸军皆踊跃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。契丹益惧，遣骑薄城，高琼击败之，契丹大惧请和。准欲击之，帝方厌兵。曰：“吾不忍生灵重困，姑听其和可也。”契丹遣使持书来请盟，宋遣曹利用如契丹军，议岁币。帝曰：“必不得已，虽百万亦可。”准闻之，召利用至帟幄。谓曰：“虽有敕旨，汝所许过三十万，吾斩汝矣。”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，银十万两定和议，南朝为兄，北朝为弟，交誓约。各解兵归，自是南北弭兵，寇准之力也。

帝待寇准甚厚，王钦若深嫉之，一日会朝，准先退，帝目送之。钦若进曰：“陛下敬准，为其有社稷功耶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钦若曰：“城下之盟，春秋耻之，澶渊之举是也。陛下闻博乎？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其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，陛下乃寇准之孤注也。”帝由是顾准浸衰，竟罢相，出知陕州。以王旦平章事，帝深以澶渊城下之盟为辱，居常怏怏。王钦若度帝厌兵，因谬进曰：“陛下以兵取幽蓟，乃可涤耻。”帝曰：“河北生灵，始免兵革，朕安忍为此？可思其次。”钦若曰：“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，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，然后可，天瑞安可必得？前代盖有以力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瑞无异也。”帝沉思曰：“王旦得无可乎？”钦若曰：

“臣谕以圣意，宜无不可。”乘间为旦言，旦勉强从之。帝召王旦饮，欢甚，赐以樽酒，曰：“此酒甚佳，卿归与妻孥共之。”及归发封，则皆美珠也。旦自是不敢有异议。戊申正月朔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，方就寝，忽室中光曜，见神人星冠绛衣，告曰：‘当降天书三篇。’适睹皇城司奏言，承天门有黄帛，曳鸱尾上，其所降之书乎？”王旦等皆称贺。帝步至承天门，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以下，旦跪进帝再拜受之，付陈尧叟启封。其书词类老子《道德经》读訖，盛之金匱，而言祥瑞者纷纷矣。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：“以臣愚所闻，天何言哉，岂有书耶？”帝默然。诏议封禅，帝封泰山禅社首，大赦，皇太子生。太子，后宫李氏所生。李氏，杭州人，初入宫侍刘修仪，庄重寡言，帝命为司寝，既有娠，从帝临砌台，玉钗坠地。帝私卜：钗完，当得生男子。左右取钗以进，殊不毁，帝甚喜，已而果生子。刘修仪攘为己子，李不言，中外亦不知。帝得子已晚，始生，昼夜啼不止，有道人言能止儿啼，召入，则曰：“莫叫莫叫，何似当初莫笑。”啼即止。盖真宗尝吁上帝求嗣，上帝问群仙：“谁当往者？”皆不应，独赤脚大仙一笑，遂命降为真宗子，在宫中每好赤脚，此其验也。帝立刘氏为后，后家世寒微。而性警敏，渐干外政。立升王受益为太子，更名祯，即李氏所生也。

帝宽仁慈爱，有帝王之量。景德以前，吕端、张齐贤、李沆、吕蒙正、毕士安、寇准、王旦诸君子辅之，足为继世之贤君。祥符以后，王钦若、陈尧叟、冯拯、丁谓、曹利用诸小人辅之。于是好奉道教，信惑邪说，天书封祀，制作纷纷焉。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太子祯立，是为仁宗，时年十三。刘太后与帝五日一御承明殿，垂帘听政。丁谓欲擅权，潜结内侍雷允恭，密谓太后降手书云：帝朔望见群臣，大事则太后召对，辅臣决之；

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，禁中画可。于是允恭恃势专恣，丁谓权倾中外，众莫敢抗，独王曾正色立朝，时倚为重。初，真宗临崩，惟言寇准、李迪可托，丁谓怨准，而太后憾迪，尝谏立己，遂诬以朋党贬之。王曾疑责太重，谓熟视曾曰：“居停主人勿复言，恐不免耳。”曾遂不复言。葬真宗，以丁谓为山陵使，以内侍雷允恭为都监。司天监邢中和谓允恭曰：“今山陵上百步，法宜子，但恐下有石与水耳。”允恭曰：“第移就上穴，我入见太后言之。”允恭方贵横，人不敢违，太后命与山陵使议，丁谓唯唯而已。既而穿上穴有石，石尽水出，众惧，不能成功。内侍毛昌达自陵还，奏之，诏遣王曾复视，曾还对，因言丁谓包藏祸心，故令允恭擅移黄堂于绝地，太后大惊，怒甚，欲并诛丁谓。冯拯曰：“帝新即位，亟诛大臣，骇天下耳目。”遂止，诛允恭而贬丁谓。以王曾平章事，吕夷简参知政事。

初，刘太后既取帝为己子，与杨太妃保护之，李氏默然，处先朝嫔御中，未尝自异，人畏太后，亦无敢言者。以是帝虽春秋长，不自知为李氏出也，至是疾革，乃自顺容进位宸妃，薨。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，吕夷简时为首相，奏礼宜从厚，太后遽引帝起。有顷，后独立帘下，曰：“一宫人死，相公云云何也？”夷简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事无内外，皆当预也。”后怒曰：“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？”夷简曰：“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？”时有诏，欲凿宫城垣以出丧，夷简又谓内侍罗勋曰：“宸妃诞育圣躬，而丧不成礼，异日必有受其罪者，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，当以后服殓用水银。”崇勋惧，驰告太后，乃许之。刘太后爱帝如己出，帝亦尽孝，故始终无毫发间隙，及刘太后崩，尊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帝始亲政。帝与吕夷简谋，以张耆、夏竦、陈尧佐等附刘太后，欲悉罢之，夷简以为然。帝退，以语郭后，后曰：“夷简独不附太后耶？但多机巧，善应变耳。”由是夷简亦罢，制

下，夷简方押班，闻唱名，大骇，不知其故，因令素所厚内侍阎文应洞之，乃知事由郭后，于是深憾后。及吕夷简复相，时尚美人、杨美人俱有宠于上，数与后忿争。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，后不胜忿，批其颊，帝自起救之，误批上颈，上大怒。内侍阎文应因与帝谋废后，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。帝以示夷简，夷简因旧怨，遂主废黜之议。帝犹疑之，夷简曰：“光武汉之明主也，郭后止以忿怨坐废，况伤陛下颈乎。”帝意遂决，于是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、宋庠等切谏，皆坐贬，废郭后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。夷简劝上立曹彬孙女曹氏为后。郭后既废为净妃，出居瑶华宫，上密遣人召之。后辞曰：“若再见召，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。”文应以尝谮后，惧其复立，会后小疾，帝遣文应挟医视疾，后暴崩，帝深悼之，追复后号。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内侍阎文应之罪。窜之岭南，道死。荆王元俨，太宗第八子也，性严毅不可犯，人呼为八大王。元俨为帝言：“陛下乃李宸妃所生，妃死以非命。”帝始知为宸妃子，因号恸累日，下诏自责，幸洪福寺，祭告易梓宫，亲启视之。妃以水银敛。玉色如生。冠服如皇后。帝叹曰：“人言其可信哉！”待刘氏加厚。

夏州赵元昊反，寇环庆，遂称帝，国号夏。夏人寇保安军，指挥使狄青击败之。元昊陷塞门诸岩，以范仲淹知延州。仲淹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六将领之，日夜训练，量贼众寡，使更出御贼，敌人相戒曰：“无以延州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”大范谓范雍也。元昊寇川诸岩，韩琦使任福等领兵夜趋白豹城，平明克之，破四十一族，焚其积聚而还。辽主乘朝廷有西夏之忧，遣使求割关南地，帝许以增岁币，遣富弼报之。富弼两次使契丹，以言语淳挚折服契丹，于是止许岁增银绢各十万，并前共各五十万，和好复定。以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，二人号令严明，爱抚士

卒，诸羌畏威怀德，不敢犯边。境上谣曰：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天下称为韩范。夏主元昊更名曩霄，上书请和，再上誓表，帝约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以和。自是边境稍宁。

范仲淹司监选，取班簿视不才者，一笔勾之。富弼曰：“一笔勾，一家哭矣。”仲淹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时贝州妖贼王则反，文彦博讨平之。广南蛮贼侬智高反，狄青讨平之。以赵汴为御史，弹劾不避权幸，声称凜然，京师目为铁面御史。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，及文彦博罢，以韩琦同平章事，朝野共庆得人。以包拯知开封府事。拯立朝刚直，贵戚宦官，为之敛手，吏民不敢欺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，呼曰：“包待制。”京师为之语曰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又以其笑比黄河清焉。召河南处士邵雍，不至，雍德气粹然，深于易理，遇事能先知。

初上三子皆早亡，无子，取太宗曾孙汝南郡王允让之子宗实入宫，命曹后抚鞠之以为子。生四岁矣，至是年虽长，尚未立为皇嗣，复以年长出居于外。时居父汝南王之丧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包拯、吕景初、赵抃、吴奎等，皆上疏力请早建皇嗣，宰辅文彦博、富弼、王尧臣相继劝帝早定大计，皆未见听。司马光上疏曰：“向者臣进预建太子之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此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‘定策国老、门生天子’之祸，可胜言哉！”帝大感动，时知江州吕海亦上疏言之。韩琦入对，以光、海二疏进读，帝遽曰：“朕有此意久矣，谁可者？”琦惶对曰：“此非臣辈所可议，当出自圣裁。”帝曰：“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甚纯近不慧，大者可也。”琦请其名，帝曰：“宗实。”琦等遂力赞之，议乃定。命下，宗实固请终丧，许之。宗实既终丧，帝复起之，犹力辞，帝命王珪作诏立为皇嗣，宗实复称

疾辞。司马光言于帝曰：皇子辞不赏之富，其贤于人远矣；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以臣子大义责之，宜必入。”帝从之，宗实遂受命。将入宫，戒其舍人曰：“谨守吾舍，待上有嫡嗣，吾即归矣。”因肩舆赴召，良贱不满三十人，行李萧然，惟书数厨而已，中外相贺。既为皇子，更名曙，慎静恭默，无所献为，天下阴知其圣德云。

仁宗恭俭仁恕，始终如一，敬天重民，有司尝请以玉清旧址为苑，帝曰：“吾奉先帝苑囿，犹以为广，何以是为？”大辟疑者，皆令减，上所活岁以千计。尝云：“朕未尝置人以死，况敢滥刑乎！”尝语近臣曰：“昨因不寐而饥，思食烧羊。”近臣曰：“何不取素？”帝曰：“恐遂为例，可不忍一夕之饥，而启无穷之杀乎？”燕私常服浣濯之衣，惟带衾稠，多用绾绋。或献蛤蜊二十八枚，枚值千钱，帝曰：“一下箸费二十八千，吾不堪也。”北使言高丽职贡疏，今欲加兵，仁宗谓曰：“此只王子罪，不干百姓事，今加兵，王子未必能诛，且屠戮百姓。”卒以寝兵。又好学崇儒，当经筵谓侍臣曰：“朕盛暑未尝少倦，但恐卿等劳耳。”诏州县皆立学，定太学生员，王尧臣及第，赐《中庸》篇；吕臻及第，赐《大学》篇。于《礼记》中，表章此二经，以风厉儒臣，实开《四书》之端。其后程颐配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朱喜集注，圣学为之昭然。庆历以前，朝未尝无小人，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；庆历以后，君子满朝。传曰：“为人君止于仁。”帝诚无愧焉。在位四十三年崩，皇子曙即位，是为英宗，尊曹后为皇太后，遗制下日，虽深山穷谷，莫不奔走悲号，如丧考妣。

英宗有疾，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。太后性慈俭，颇涉经史，及听政，多援经义以决事，中外章奏日数十上，一一能记纲要。于外戚左右，分毫无所假借，宫省肃然。帝疾甚，举措或改常度，遇宦者尤少恩，左右多不悦，乃共为谗间。太后

与帝遂成嫌隙，内外涵惧。知谏院吕海上书，两宫犹未释然。一日，韩琦、欧阳修奏事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，具道所以。琦曰：“此病固尔，病已必不然。子病，母可不容之乎？”太后意不解。修进曰：“太后事先帝数十年，仁德著于天下。昔张贵妃有宠，及卒，追册为温成皇后。太后于温成之宠，尚能处之裕如，今于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耶？”后意稍和。琦又进曰：“臣等在外，圣躬若失调护，太后不得辞其责。”后惊曰：“是何言！我心更切也。”同列闻者，皆为缩颈流汗。后数日，琦独见帝，帝曰：“太后待我少恩。”琦对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不为少矣，独称舜为大孝，岂其余尽不孝哉？盖父母慈而子孝，此常事不足道，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失孝，乃为可称，但恐陛下孝未至耳，父母岂有不慈者哉？”帝大感悟。帝自六月不御殿，至是初御紫宸殿，见百官。琦因请乘輿祷雨，且素服以出，人情大安。

帝命侍臣讲读经史于迓英阁，翰林侍读学士刘敞进读《史记》，至尧授舜以天下，拱而言曰：“舜至侧微，尧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戴之，非有他道，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。”帝悚然改容，太后闻之亦大喜。两宫疑渐释，立妃高氏为后。后母曹氏，太后姊也，少育于宫中，与帝同年生，又俱抚鞠于太后，仁宗尝曰：“异日必以为配。”既长，遂成婚，生三子，至是册为后。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，乃取十余事禀帝，裁决悉当，琦即诣太后复奏，太后每事称善，琦因白太后求去。太后曰：“相公不可去，我当归深宫耳，却每日在此，甚非得已。”琦即称：“前代如马、邓之贤，不免贪恋权势，今太后便能复辟，诚马、邓之所不及，未审决取何日撤帘。”太后遽起，琦即命鸾仪司撤帘，帝始亲政。内侍任守忠乘间交构两宫。一日，韩琦出空头敕一道，欧阳修已签，赵概难之，修曰：“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，”概不敢违。既而琦坐政堂，召守忠立庭下，曰：“汝罪当

死。”遂谪蕲州，取空头敕填与之，即日押行，琦意以为少缓，则中变也。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。中外快之。帝有疾，韩琦入问起居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久不视朝，愿早建储以安社稷。”帝颔之，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至福宁殿，帝凭几言不可辨，方平进笔，帝乃书曰：“立大火王为皇太子。”方平请书其名，帝力疾书之。方平退，草制立颖王颙为皇太子。太子既立，帝因泣然下泪，文彦博退谓琦曰：“见上颜色否？人生至此，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。”在位四年崩。帝以明哲之资，膺继统之命，优礼大臣，爱民好士，每裁决，皆出群臣意表，足为良主。乃天不假以年，不克大有所为，惜哉！太子颙即位，是为神宗。立妃向氏为后，乃向敏中之曾孙女也。

神宗即位之初，励精求治，不御游畋，不治宫室，惟勤惟俭，志欲破辽灭夏，大有为于天下。先忧财用不足，王安石为翰林学士，越次入对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。曰：“昔周置泉府之官，变通天下之财，后世惟桑弘羊、刘晏，粗合此意，学者不明先王之法意，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，今欲理财，当修泉府之法。”帝纳其说，安石犹恐帝不决意任之，复言曰：“昔尧使群臣共择一人治水，尚不能无败事，后乃成功；今欲变法，所使或非其人，岂能无一二之败事，当计其利害之多少，不为众论所惑，决意行之，久久自收其效矣。”帝深然之，坚意任之，乃以安石为相。唐介言安石狷狭少容，好学而泥古，不通于今，用必为害。若欲求贤相，则吕公著、司马光、韩维其人也。帝不听。王安石既执政，士大夫皆以为得人，吕海独言其不可，将入谏，与司马光相遇并行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，海曰：“袖中弹文，乃新参也。”光愕然曰：“众喜得人，奈何论之？”海曰：“君实亦为是言耶？安石虽有时名，然好执偏见，轻信奸回，喜人佞己，听其言则美，施于用则疏，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。”

遂上疏极谏，帝不听，出海知邓州。海既出，安石所为益执，光由是服海之先见，自以为不及也。后青苗盛行，海乞致仕。及病亟，手书嘱司马光为墓铭，光往省之，至则目且瞑。光呼曰：“更有见嘱乎？”海张目强视曰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。”遂卒。

王安石欲行新法，见诸臣排之者众，乃引用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韩绛等奸邪附己之人为心腹，由是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法，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。行之天下，而民不聊生矣。农田水利者，开诸路废田，兴水利而收其税，并察官吏之家皆同役，不得有所私也。青苗者，于方播种青苗时，令民自度麦粟所赢几何，先贷以钱，使出息二分，俟谷熟还官也。均输者，凡诸州郡所当输官粮，皆令平其所在时价，输其土地所饶出之物，官自转迁于所无之地而卖之，以收利也。保甲者，十家为保，有保长；五十家为大保，有大保长；十六保为都保，选众所服者二人为都保长，一正一副，听保丁自置弓箭，习武艺，以御寇也。免役者，凡当役人户，以等第出钱免役也。市易者，以金帛诸货为抵当，而贷之钱，责期使偿，半岁输息，十一及岁倍之。过期不输，息外更加罚钱也。保马者，令保甲为官养马，死则偿之也。方田者，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，计量田地，分五等以定税也。诸法皆害民，而青苗法为尤甚。初，英宗时，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，闻杜鹃声，惨然不乐，客问其故？雍曰：“洛阳旧无杜鹃，今始至。天下将治，地气自北而南；将乱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气至矣，禽鸟飞类，得气之先者也。不二年，上用南人作相，多引用南人，专务变法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”至是其言果验。

时帝坚意用安石行新法，万民愁怨，于是富弼、韩琦、司马光、赵抃、张方平、苏轼、苏辙、吕公著、吕公弼、范纯仁、